

第二部

武林外史

古龙著



武林外史 (二)

---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

字数225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2

1989年6月北京第1版198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-30,000册

---

ISBN 7-80050-128-1/1·88 定价4.10元

# 目 录

## 第二部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一章  | 花市寻幽境..... | (413) |
| 第十二章  | 峰回路又转..... | (445) |
| 第十三章  | 敌友难分明..... | (483) |
| 第十四章  | 初脱虎口时..... | (520) |
| 第十五章  | 同入铁牢笼..... | (555) |
| 第十六章  | 阴狠兼毒辣..... | (590) |
| 第十七章  | 扑朔又迷离..... | (624) |
| 第十八章  | 请君先入瓮..... | (658) |
| 第十九章  | 肝胆两相照..... | (694) |
| 第二十章  | 罪大恶之极..... | (728) |
| 第二十一章 | 狭路喜相逢..... | (761) |

## 第十一章 花市寻幽境

熊猫儿走出房门，目光四转，见到四下无人，蹑跹的脚步，立刻又变得轻灵而稳定，乜斜的醉眼，也立刻明亮清澈起来。

他脚步一滑，穿过偏厅，穿过长廊，双臂微振，已掠入风雪中，凌空一个翻身，掠上了积雪的屋檐。

风雪漫天。

四下一片迷蒙。

熊猫儿身形微顿，辨了辨方向，便自迎着风雪掠去。

扑面而来的劲风，刀一般刮入他敞开的衣襟，刮着他裸露的胸膛，他绝不皱一皱眉头，反将衣襟更拉开了些。

接连七、八个起落后，他已远在数十丈外，遥遥望去，只见一条人影停留在前面的屋脊上，身形半俯，似乎也在分辨着方向。

熊猫儿悄然掠了过去，脚下绝不带半分声息。

眨眼之间，已到了那人影背后，悄然而立。

只听那人影喃喃道：“该死，怎地偏偏下起雪来，难怪那些积年老贼要说：“偷雨不偷雪。”看来雪中行事，当真不便。”

熊猫儿轻轻一笑，道：“你想偷什么？”

那人影吃了一惊，整个人都跳了起来，翻身一掌，直拍熊猫儿胸膛，竟不分皂白，骤然出手，便是杀着。

熊猫儿轻呼一声，道：“不好！”

话未说完，人已仆倒。

那人影一身劲装，蒙头覆面，见到自己一招便已得手，反而不觉怔了一怔，试探着轻叱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熊猫儿僵卧在那里，口中不住呻吟，动也不能动了。

那人影喃喃道：“此人轻功不弱，武功怎地如是差劲……”

忍不住掠了过来，俯下身子，要瞧瞧此人是谁。

雪光反映中，只见熊猫儿双目紧闭，面色惨白。

那人影一眼瞧过，突又惊呼出声，喃喃道：“原来是他……这……这怎生是好？”

她显然又是后悔，又是着急，连语声都颤抖起来，到后来终于一把抱起熊猫儿的身子，道：“喂，你怎么样了……你说话呀，你……你……怎地如此不中用，被我一掌就打成如此模样。”

她惶急之中，竟未曾觉察，熊猫儿眼睛已偷偷张开一线，嘴角似也在偷笑，突然出手，将那人影覆面丝巾扯了下来。

那人影又吃了一惊，又怔住了，只见她目中都已似乎要急出了眼泪，却不是朱七七是谁。

熊猫儿轻轻一笑，道：“果然是你，我早已猜出是你

了。”

朱七七双眉一扬，但瞬即笑道：“哦，真的么？”

熊猫儿笑道：“只是我真未曾想到，你见我伤了，竟会如此着急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朱七七道：“你高兴的很，是么？”

熊猫儿道：“你肯为我如此着急，也不枉我对你那么关心了。”

朱七七嫣然笑道：“我一直都对你很好，你难道一直不知道？”

熊猫儿道：“我……我知道你……”

朱七七道：“我一直在想你……想你死。”

忽然出手，一连掴了熊猫儿五、六个耳刮子，飞起一脚，将熊猫儿自屋脊上踢了下去。

熊猫儿早已被打得怔住了，竟“砰”地一声，着着实实地被踢得跌在雪地上，跌得七昏八素。

只见朱七七在屋檐上双手叉腰，俯首大骂道：“你这死猫，瘟猫，癞皮猫，姑娘我有哪只眼睛瞧得上你，你居然自我陶醉起来了，你……你……你快去死吧。”

一面大骂，一面抓起几团冰雪，接连往熊猫儿身上掷了下来，头也不回的去了。

熊猫儿被打得满头都是冰雪，方待呼唤。

哪知这时这屋子里的人已被惊动，几个人提了棍子，冲将出来，没头没脑的向熊猫儿打了下去。

熊猫儿也不愿回手，只得呼道：“住手，住手……”

那些人却大骂道：“狗贼，强盗，打死你！打死你！”

熊猫儿竟挨了三棍，方自冲了出来，一掠上屋，如飞而逃，心里不禁又是气恼，又是好笑。

他纵横江湖，自出道以来，几时吃过这样的苦头，几曾这般狼狈，抬头望去，朱七七也已走得瞧不见了。

他追了半晌，忍不住跺足轻骂道：“死丫头，鬼丫头，一个人乱跑，又不知要惹出什么祸来，却害得别人也要为她着急。”

突听暗影中“噗哧”一笑，道：“你在为谁着急呀？”

朱七七手抚云发，自暗影中现出了婀娜的身形，在雪光反映的银色世界中，她全身都在散发着令人不可逼视的光彩。

熊猫儿似已瞧得呆了，呐呐道：“为你……自然是为你着急。”

朱七七笑道：“那么，你鬼丫头，死丫头也骂的是我了？”

她一步步向熊猫儿走了过来，熊猫儿不由自主往后直退，朱七七银铃般一笑，柔声道：“你放心，你虽然骂我，我也不生气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好……咳咳，很好……”

他委实说不出话来，胡乱说了几句，自己也不懂自己说的是什么，“好”在哪里，终于也忍不住失声笑了出

来。

朱七七道：“你瞧你，满身俱是冰雪，头也似乎被人打肿了，这么大的孩子了，难道自己都不会照顾自己么？”

她说得那么温柔，好象熊猫儿方才受罪，与她完全没有关系，熊猫儿笑声又不自觉变成苦笑，道：“姑娘……”

朱姑娘不等他说出话来，已自怀中掏出罗帕，道：“快过来，让我为你擦擦脸……”

熊猫儿连连后退，连连摇手道：“多谢多谢，姑娘如此好意，在下却无福消受，只要姑娘以后莫再拳足交加，在下已感激不尽了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我方才和你闹着玩的，你难道还放在心上？”

熊猫儿道：“我！”

朱七七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呀，你真是个孩子，我看……你不如把我当作你的姐姐，让姐姐我日后也可照顾你。”

熊猫儿再也忍不住，放声大笑起来。

朱七七瞪起眼睛，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熊猫儿大笑道：“你究竟有什么事要我做，快些说吧，不必如此装模作样，我若有你这样的姐姐，不出三天，只怕连骨头都要被人拆散了。”

朱七七的脸，飞也似的红了，又是一拳打了过来。

但熊猫儿这次早有防备，她哪里还打得着。

朱七七咬牙，轻骂道：“死猫，瘟猫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

熊猫儿接口笑道：“你只管放心，无论怎样，只要你说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做。”

他虽是含笑而言，但目光中却充满诚挚之意。

朱七七再也骂不出了，道：“你说的可是真心话？”

熊猫儿笑道：“我说的话正如陈年老酒，绝不掺假。”

朱七七凝目瞧了他半晌，道：“但……但你为何要如此？”

熊猫儿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突地顿了顿脚，大声接道：“你莫管我为何要如此，总之……总之……我说出的话，再也不会更改，你有什么事要我，只管说出来吧。”

朱七七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洛阳城里的路，不知你可熟么？”

熊猫儿笑道：“你若要我带路，那可真是找对人了，洛阳城里大街小巷，就好象是我家一般，我闭着眼睛都可找到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好，你先带我去洛阳的花市。”

深夜严寒，繁华的洛阳花市，在此刻看来，只不过是条陋巷而已，勤苦的花贩起得很早，却也不会半夜便赶来这里。

朱七七放眼四望，只见四下寂无人影，只不过偶然还可自冰雪之中发现一些已被掩埋大半的残枝败梗。

她四下走来走去，熊猫儿却只是在一旁袖手旁观。

朱七七喃喃道：“洛阳就只有这么一个花市？”

熊猫儿道：“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，但姑娘若想买花，此刻却还嫌太早了些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我不是来买花的。”

熊猫儿瞪起眼睛，道：“不买花却要来花市，莫非是想喝这里的西北风么？”

朱七七目光忽然凝注向远方，轻轻道：“这其中有个秘密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什么秘密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你若想听，我不妨说给你听，但……”

她忽又收回目光，凝注着熊猫儿的脸，沉声道：“但我在说出这秘密前，却要先问你一句话。”

熊猫儿笑道：“你几时也变得如此噜嗦了……问吧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我所说的有关王怜花的话，你可相信么？”

熊猫儿眨了眨眼睛，喃喃道：“王怜花这人，有时确实有些鬼鬼祟祟的，别人问起他的武功来历，他更是从来一字不提……你无论说他做出什么事，我都不会惊异。”

朱七七截口道：“这就是了，那日我藏在车底，入洛阳城时，便是自花市旁走过的，车上的少女们还停车买了些鲜花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是以今日你便想从这花市开始，辨出你

那日走过的路途，寻出你那日的被困之端……是么？”

朱七七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真聪明。”

熊猫儿大笑道：“总该不笨就是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好，聪明人，先替我去找辆大车来。”

熊猫儿瞪大眼睛，奇道：“要大车干什么？”

朱七七摇头叹道：“刚说你聪明，你就变笨了，那日我躲在车底下，什么都瞧不见，只有在暗中记着车行的方向，今日自然也得寻辆大车……”

熊猫儿失笑道：“不错，这次我真的变笨了，连这点道理都想不通，但……但如此深夜，却叫我哪里去寻大车？”

朱七七柔声道：“象你这样的男子汉，有什么事能难得倒你？莫说一辆大车，就是十辆，你也可寻得来的，是么？”

熊猫儿摸了摸头，道：“但……但……”

朱七七歉然道：“求求你，好么……求求你。”

她皱着眉，偏着头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世上又有哪个男子能拒绝这种女子的请求？

熊猫儿只得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，我去试试。”

朱七七展颜一笑，道：“这才是听话的乖孩子，快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……”摸了摸他的脸，在他耳边又道：“一定要找回来，莫叫我失望。”

熊猫儿苦着脸，摇着头，终于还是去了。

过了盞茶时分，蹄声得得，自风雪中传来，熊猫儿果然赶着辆大车回来了，满面俱是得意之色。

朱七七拍手笑道：“好，果然有办法，只不过……这辆大车你是从哪里寻来的？原来的车把式到哪里去了？这辆车你莫非是偷来的么？”

熊猫儿道：“偷来的也好，抢来的也好，总之我已将大车为你寻来了，你还不满意么？你还要穷问个什么？”

朱七七“噗哧”一笑，道：“算你有理。”俯下身子，就要往车底下钻去。

熊猫儿道：“你这是干吗？”

朱七七苦笑道：“笨人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难道没听见？那天我就是躲在车底下的，所以今天我……”

熊猫儿突然放声大笑起来，道：“是极是极，我是笨人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你难道不笨？你笑什么？”

熊猫儿忍住笑，道：“我的好姑娘，那日你怕行踪被人发现，自得躲在车底，但今日你还躲在车底做什么？你要默记方向，坐在车上还不是一样，最多闭起眼睛也就是了，难道你定要曲在车底下才过瘾么？”

朱七七的脸立刻飞也似的红了，红了半晌，方自撇撇嘴道：“哼，就算这次你对了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如此得意干什么？再笨的人，偶然也会碰对一次的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谁得意了？”

朱七七跺脚道：“你，你，你得意了，你明明得意的要死，还敢不承认么？你再不承认，我永远也不要理你。”

熊猫儿苦笑道：“好，就算我得意了……”

朱七七还是跺脚道：“不要脸，你得意什么？你凭什么得意？你……你……你死不要脸！”

熊猫儿怔在那里，当真有些哭笑不得，口中忍不住喃喃道：“难怪沈浪不敢惹你，这样的姑娘，简直连我见了，都要头大如斗。”

朱七七瞪眼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熊猫儿赶紧道：“没有什么，好姑娘，请你快上车吧。”

熊猫儿扬鞭打马，马车向前奔去。

朱七七坐在他身旁，闭着眼睛，喃喃念道：“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……”

数到“四十七”时，忽然睁开眼睛，大声道：“不对不对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什么不对？”

朱七七道：“这辆车走得太慢，比那日的车要慢多了，你快把车赶回去，从花市前，再从头再走一遍。”

熊猫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是，遵命。”

他果然将车赶回，重新再走。

朱七七口中仍在数着：“一，二，三……”

数到“四十七”时，竟又张开了眼睛，大声道：“对不对，这次太快了。”

熊猫儿忍不住也大声道：“你难道不能快些发觉么？”

定要走这么远后，才……”

朱七七却伸手掩住了他的嘴，柔声笑道，“只要再走一次，一次，你难道都不答应？”

熊猫儿瞪了她半晌，终于苦笑道：“我见着你，什么脾气都没有了，莫说一次，就是再走十次，我也认命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果然又已将马车赶了回去。

朱七七笑道：“你真是个好人。”

马车再次前行，速度总算对了，朱七七一直数到“九十”，便道：“右转，在那里再向左转。”

熊猫儿放眼四望，前面数尺，右边果然有条岔路。

于是马车右转而行，朱七七口中自也又重新数了几次，这样转了几次，朱七七说要右转，右面果有道路，说要左转，左面也有道路，前后虽然有些差别，但大致总算不差，熊猫儿倒也不觉甚是钦佩道：“这丫头记忆力果然不差，看来她所说的，倒也不象是假话。”

思忖之间，突听朱七七轻呼道：“到了，就在这里。”

熊猫儿赶紧勒住缰绳，诧声问道：“哪里？”

朱七七张开眼睛，只见此地乃是条石板道路，两旁高墙夹道，前面有个朱漆大门，石阶整洁，门灯闪光，石阶两旁，果然有可容马车进入的斜道，她一眼瞧过，已不觉喜动颜色，道：“就是那个门。”

熊猫儿面上却有惊讶之色，道：“你可是说那边的门？”

朱七七道：“不错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你这次只怕必定错了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万万不会错的。”

熊猫儿沉声道：“万万是错了，只因这家人我早就认得。”

朱七七吃了一惊，张大眼睛，骇然道：“你认得？莫非果然是王怜花的家……”

熊猫儿截口道：“这地方王怜花虽然来过，但却绝非他的产业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那么……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”

熊猫儿微微一笑，摇头道：“说不得……说不得……”

朱七七着急道：“为何说不得，我偏要你说……说呀，说呀，快说呀！”

熊猫儿被逼不过，迟疑半晌，终于道：“好，我说，但你听了却真要验红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要我红脸，哪有如此容易。”

熊猫儿轻声道：“好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暗门子。”

要知“暗门子”便是妓院之意，但朱七七全然不懂，怔了半晌，又瞧了几眼，摇头道：“这大门明明亮得很，你为何要说是暗门子？”

熊猫儿怔了一怔，苦笑道：“暗门子之意，便是说这门里住的全是神女。”

朱七七怒道：“这门里住的明明都是恶魔，你却偏偏要说他们是神女，莫非你也是他们一条线上的人不成？”

熊猫儿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道：“好姑娘，你难道什么都不懂么？”

朱七七大声道：“我什么都懂，你……你也是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人，你……你……你们大伙儿一齐来欺负我。”

说着说着，她语声竟似已有些哽咽。

熊猫儿赶紧道：“好姑娘，莫哭……莫要哭……”

朱七七一拧腰，背过脸去，跺足道：“放屁，谁要哭了……快说，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，快说！”

熊猫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告诉你，神女之意，就是说……就是说……这里的姑娘，都是……都是不干好事的。”

他生怕朱七七还不懂，索性说得露骨些，一口气说道：“这里本是妓院，里面的全都是妓女。”

朱七七脸皮又飞红了起来，更是不肯转过身。

她垂下头，扭着衣角，过了半晌，突然回首，眼睛直瞪着熊猫儿，大声道：“妓院？！这里怎么可能是妓院，你骗我！”

熊猫儿道：“你若不信，为何不进去瞧瞧。”

朱七七道：“进去就进去，难道我还怕不成？”一口气冲了过去，冲上石阶，便要举手拍门。

但手掌方自举起，突又转身奔了下来。

熊猫儿含笑望着她，也不说话。

只听朱七七喃喃道：“妓院，不错，这里的确可能是妓院，那些‘白云牧女’们，便都是……都是神女，她们



打着妓院的招牌来掩饰行藏，的确再也聪明不过了，世上又有谁会料到，那些平日张牙舞爪，不可一世的武林英雄们，竟是被几个妓女捉了去，囚禁在妓院中？”

熊猫儿还是无言地望着她，但双眉已皱起，笑容已不见。

朱七七一手扯住他衣袖，轻声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既已来到此地，好歹也要进去查个水落石出。”

熊猫儿道：“正该如此，姑娘快进去吧。”

朱七七又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……你要我一个人进去？”

熊猫儿眨了眨眼睛，道：“姑娘难道要我陪你进去？”

朱七七咬了咬牙，恨声道：“好，你拿脱，你要我求你……哼，你再也休想，我一个人又不是没有闯进去过，我难道还会害怕？”

她嘴里虽说不怕，心里还是有些怕，那日在地窖中的种种情况，那中年美妇武功之高，心肠之狠，手段之毒……

这些事都已使她怕入骨子里，她一个人委实再也不敢闯进去——她纵身掠上墙头，立刻又跃了下来。

面对高墙，她木立半晌，缓缓转过身，瞧着熊猫儿。

熊猫儿背负双手，面带微笑，也瞧着她。

朱七七终是忍不住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熊猫儿道：“我怎样？”

朱七七吃吃道：“你不进去么？”